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九十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南北朝

齊和帝寶融中興元年魏景明二年 春正月齊南康王寶融稱相國蕭衍發襄陽

齊南康王稱相國以蕭隸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衍發襄陽留弟偉字文達總府州事憺字僧達守壘城附近大城之壘

于烈拒禧可謂侃然不撓以剛正自守者及參預大事後倖戚縱横不能救過初終異若霄壤益利無可圖則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為太保北海王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于烈為領軍

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以無詔拒之禧復遣謂曰我天子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奈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恒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魏主且言

身殉名易名上達則獨立利難出此轍多矣

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魏主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復以于烈為領軍軍國大事皆為叅焉魏主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于是倖臣茹皓字禽奇吳人趙修字景業趙郡人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已而禧以謀反伏誅魏主由是益疎忌宗室

三月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為涪陵王而自立是為齊和帝

齊南康王寶融即位于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為尚書

令荊州刺史蕭衍為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黄鉞夏侯詳為中領軍封寶卷為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為江州刺史西擊荊雍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寶卷遣軍救之屯巴口（巴水入江之口也巴水今謂之巴河出黄州府羅田縣北南流至黄岡縣入江）六月西臺（江陵在西故曰西臺）遣席闡文勞衍軍齎穎冑等議詣衍謂宜請救于魏衍曰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自然風靡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

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卿為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借鎮軍請鎮之耳已而東軍進屯加湖在漢陽府黄陂縣東南衍遣王茂等乘水漲襲之加湖潰魯山城名在漢陽縣東北郢城降衍以韋叡行郢府事郢人安之先是郢城被圍郢州刺史張沖與竟陵太守房僧寄悉力拒守會沖及僧寄相繼病卒士卒死者什七八沖子孜與諸將議降沖故吏房長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亦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孜不從遂以郢城降張沖字思約劭之孫

秋七月齊雍州刺史張欣泰字義亨興世子謀立建安王寶寅

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窮極奇麗苑中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于苑中立市使宫人宦者共為押販以潘貴妃為市令自為録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鴻姓選名等誅諸姦倖廢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于中興堂即新亭宋孝武即位于此因改名欣泰等使人于坐殺元

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安王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在上元縣北晉成帝杜后母立第于此因名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逃三日乃出泣言受制不自由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九月齊蕭衍引兵東下

衍既克郢城諸將欲頓兵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

建康張弘策庾城亦以為然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遂克尋陽時陳伯之鎮江州衍曰用兵未須實力所聽威聲耳加湖之潰尋陽人情理宜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遣使說伯之許即用為江州伯之雖可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邊下衍曰伯之乃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乃引兵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巴東王子響之亂司馬席恭祖被殺至是其子謙以新蔡太守從伯之鎮尋陽伯之將降謙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其子虎牙為徐州刺史齊主寶融詔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鄭紹叔守尋陽引兵東下謂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比克建康紹

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絶

魏築洛陽諸坊

魏司州牧廣陽王嘉太武之孫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詔發畿内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魏立后于氏

后烈弟勁之女也烈方為領軍總心膂之寄故立之

冬十月齊蕭衍圍建康

蕭衍之克江郢也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擊破李居士于新亭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禽之于城衍至新林遣吕僧珍據白板橋在江寧縣西南李居士帥鋭卒萬人直來薄壘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内外夾擊居士敗走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字德重廣之子也將精兵十萬陳于朱雀航南宦官

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絶歸路衍軍小却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纆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誅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軍遂大潰衍長驅至宣武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

十一月齊尚書令巴東公蕭穎胄卒（諡獻武）

頡冑既卒由是衆望盡歸于衍先是齊巴東巴西二郡不從頡冑之命引兵破硤口進至上明頡冑遣蔡道恭拒之相持不決頡冑憂憤而卒已而巴軍聞建康已危衆潰而降

上明注見前蔡道恭字懐儉南陽冠軍人

魏以任城王澄都督淮南軍事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驕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掃土興兵順流東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至沔陰據襄陽城斷黑水今襄陽府穀城縣東有之黑水河與光化縣接界

路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可收岷蜀斷絶又命揚徐聲言俱舉建業窮蹙文軌可齊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本名思禮賀之子亦言廣陵淮陰觀望得失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齊上下同心豈惟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是月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侵齊戰于赤亭齊人敗績赤亭在黄州府麻城縣東南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歷赤亭下謂之赤亭水即此

十二月齊人弑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為東昏侯自為大司馬承制

是時建康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悉以軍事委王珍國使兗州刺史張稷字公喬瓌之弟為之副寶卷尊蔣子文之神為靈帝迎入後堂使巫禱祀寶卷于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冑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于常衆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稷懼禍謀弑寶卷使後閤舍人錢强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内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

王志既不署名則當殉難即不殉難亦宜棄官遠去挼葉偽悶過見其貪生取均耳此與晏嬰入盟崔氏同一其詞非真則正也

笙歌兵入斬之稷召僕射王亮字奉叔從父弟瑩等令百僚署牋以黄油裹寳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字次道僧虔之子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衍與雲有舊即留參帷幄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法珍蟲兒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文惠太子妃鬱林王尊為太后明帝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號曰宣德宮令追廢寳卷

為東昏侯以衍為大司馬録尚書事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為長史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為外議乃并法珍等除之

齊大司馬衍執豫州刺史馬仙琕字靈䫉扶風郿人吳興太守袁昂字千里顗之子既而釋之

齊蕭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斬于軍門以狗衍圍宮城

馬袁初為齊守後靦顏為梁臣已非袁粲輩可比況自以不去為忠而遣兵出降謂為全其孝語尤支謬梁主以二義士目之史家從為稱美豈足扶翼世教

州郡皆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行使江革為書與昂曰昂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拒之及建康平行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勿以兵威陵辱昂元履至宣行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等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

但求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皆厚遇之

齊中興二年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　是歲齊亡梁代　春正月齊大司馬衍迎宣德太后入宮稱制二月衍自為相國封梁公加九錫尋進為王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為諮議約為司馬昉為記室參謀議謝朏何胤先棄官居家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衍內有受

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雖欲謙光不可得已衍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畧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左謂

約同贊逆謀悉相等而約負雲先入其文僉險似更于雲然若筆事兩朝喪心恥臣節且不守尚何文誼足云

僕射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衍召雲入曰我起兵三年矣諸將不為無功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于是衍以詔進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已復進爵為王

蕭衍以約為梁僕射范雲為梁侍中

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内想望風聲

奈何襲亂之迹以女德為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不宜留此衍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茂衍許之賜雲茂錢各百萬

三月蕭衍殺齊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等三人鄱陽王寶寅出奔魏

先是衍以齊湘東王寶晊安陸王緬之子好文學忌之誣為謀反并其弟寶覽寶宏皆殺之至是復殺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子鄱陽

王寳寅穿牆夜出遁匿山澗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任城王澄以車馬迎之待以客禮寳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仍帥官僚赴弔寳寅居處有禮澄深器重之

齊主發江陵以蕭憺都督荆湘六州軍事

齊主東歸以蕭憺為荆州刺史荆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困乏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

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于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于俄頃曹無留事荊人大悅

夏四月齊梁王蕭衍稱皇帝（是為梁高祖武帝）廢齊主為巴陵王遷太子于別宮封拜功臣有差（齊自高帝代宋至和帝凡七主合二十三年）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于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尚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即位于南郊贈兄懿為

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奉齊主為巴陵王宫于姑孰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以王亮為尚書令王瑩字奉光亮從父兄為中書監沈約為僕射范雲吏部尚書

梁主蕭衍弒巴陵王于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晉侍中含七世孫死之

梁主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

蕭齊之禪死節惟見遠一人當時世道人心可知矣

胐等被徵不至無識者予之卒之皆不能自固其節是其一時矯語高尚亦詐

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顔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為御史中丞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顔見遠乃至於此乃以蕭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為巴陵王使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

梁徵謝胐何胤何點不至

梁徵謝胐何胤為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

而已矣宜李延壽謂為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也

就

梁置謗木肺石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赤石也沈括曰石形如垂肺肺主聲所以達冤也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謂在位者不言而布衣處士欲議朝政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沈莫達者投肺石函梁主身服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于前勗以政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木函肺石雖仍明目達聰之意然徒騖名失實無論為告密者售奸且梁武身為篡逆惡蹟種種其罪不可擢髮數以開言路宜言者更有大

五月盜入梁宮捕得伏誅

此者乎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夜帥其徒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殺衛尉張弘策復燒尚書省及雲龍門軍司馬呂僧珍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梁主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賊謂已曉散走會將軍王茂等引兵赴救悉捕誅之

梁州刺史陳伯之反兵敗奔魏

伯之目不識書與奪決于主者豫章鄧繕為別駕河南褚緭自建康投之及其鄉人朱龍符為參軍並乘伯之愚闇

恣為姦利梁主聞之遣人代繕伯之不受命繕于是日夜説伯之反緡等共贊成之伯之乃集府州僚佐詐為齊建安王寳寅書示之且云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召臨川内史王觀僧虔之孫為長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兵拒守梁主以王茂為江州刺史帥衆討之伯之引兵趣豫章攻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其子虎牙及緡等俱奔魏

六月梁益州刺史劉季連反

梁主以郭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為益州刺史遣左右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諭旨季連受命飭還裝元起乃之官初季連為南郡不禮于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既至言語不恭見人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于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季連亦懼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

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反收道琛殺之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敗還成都季連閉城固守元起圍之明年成都食盡季連肉袒請降元起待之以禮送還建康梁主赦為庶人

秋八月梁定正雅樂

梁主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一曰元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黄鍾絃用二

百七十絲長九尺黄鍾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為九尺應鍾律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為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為差即上生下生三分損一三分益一之數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竹之屬漢武時邱仲所作黄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去聲韻會舉要度聲曰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宫商角徵羽及變宫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宫懸止有四鎛鍾

特縣者為鎛鍾雜以編鍾小鍾也上下各八縣于一簴編磬亦十六枚而同簴衡鍾鍾大于鎛凡十六簴鍾之柎縱曰簴至是始設十二鍾鍾應十二辰之位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簴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大鼓也一名植鼓植木而旁懸鼓焉

冬十一月梁立子統字德施為太子

統生五歲能徧誦五經

梁大旱飢

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飢死

癸未 梁天監二年 魏景明四年 夏四月魏以蕭寶寅為齊王

寶寅伏于魏闕之下請兵伐梁雖風暴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以寶寅為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注見前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屯陽石城名在今潁州府霍邱縣南亦曰羊石城俟秋冬大舉寶寅明謂明旦也當拜命具夜慟哭至晨過期猶絕酒肉悴色麤衣未嘗嬉笑

梁頒新律

初梁主命刪定郎蔡法度濟陽人損益舊律至是書成律二十卷令三十卷詔頒行之

五月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將軍周捨字昇逸朗族孫顒之子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勉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與

人言譊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

六月梁以謝朏為司徒

朏逃竄年餘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為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白輿詣雲龍門謝詔乘小車就席明日梁主幸其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

秋七月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

魏主以勰為太師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

書所請懇至勰不得已受命

冬十月魏都督元英攻梁拔數城攻阜陵不克

先是魏發兵伐梁委任城王澄經畧（蕭寶寅陳伯之皆聽節度）至是梁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保賢首山（注見前）為三柵元英勒軍圍之柵民斬由降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党氏出自西羌世為羌豪）分兵擊東關（注見前）拔關要（城名在六安州霍山縣西北）頴川（宋僑郡後廢故城在今盧州府巢縣東南）大峴（山名在今和州含山縣東北）三城白塔（崗名在巢

縣南韋城在霍山縣北清溪今含山縣西有清溪鎮清溪水所出皆潰初梁遣馮道根戍阜城注見前甫到即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法宗等奄至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出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梁乃以道根為豫州刺史

魏以僕射源懷為行臺胡三省注魏道武始置行臺于中山至是置于北邊無統民事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乃加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刻奏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　沃野漢縣後魏為鎮故城在今榆林府西北懷朔魏六鎮之一故城在今吳喇忒東北

梁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吉翂力却舉孝不肯因父取名是矣然其獄果被誣陷自應公家為之昭雪豈當時未之剖正而致翂請代乎然嘵嘵詣闕究非正道向因緤縈事當以虞舜殛鯀不聞大禹請代為斷操三尺者不可不知

吉翂父為原鄉後漢縣隋省故城在今湖州府孝豐縣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乃和顏誘之終無異辭法度以聞梁主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欲于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

之固拒而止

甲申 梁天監三年 魏正始元年 春正月梁襲魏壽陽不克魏攻梁鍾離梁兵救之敗績

梁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在外襲壽陽據其外郭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激厲文武安慰新舊勸以賞罰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廵城守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合擊之慶真敗走是月任城王澄攻梁鍾離梁主遣將軍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等將兵送糧澄遣將

軍劉思祖彭城人芳從子邀之戰于邵陽注見前大敗梁兵殺虜殆盡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户侯侍中元暉字景襲常山王素之孫求二婢于思祖不得事遂寢

夏五月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于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云詳皓謀逆四月魏主召中尉崔亮

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使彈詳皓詔賜皓死宥詳免為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暴卒先是有獻鷄雛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為小臣執政之象已而石顯伏誅此其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蔡邕以為雞身已變未至于頭而上知之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

主由此
愈重光

魏大旱

魏大旱邢巒字洪賓鄭人巒之孫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秋八月梁義陽降魏魏立元英為中山王

魏人圍義陽梁司州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相持百餘日斬獲不可勝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病卒道恭疾篤呼從弟靈恩及諸將佐謂曰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没有餘恨遂卒靈恩代之城守魏人聞之攻義陽益急梁遣將軍馬仙琕救之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士雅山即大木山在汝寧府信陽州西北晉祖逖置其家於此後逖以逖字名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

傳永擐甲執槊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敗走永復與諸軍追之永時年七十餘軍中莫不壯之仙琕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蔡靈恩勢窮遂降於魏三關一曰平靖關即春秋冥阨一曰武陽關亦曰武勝即春秋直轅一曰黃峴關亦曰百鴈即春秋大隧俱在信陽州戍將亦棄城走初魏南安王楨景穆帝之子以預穆泰之謀奪爵邑及是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梁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鄭紹叔為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南義陽治虎城關隋為木蘭縣唐省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安縣

九月魏築九城於北邊

柔然侵魏魏詔車騎大將軍源懷行北邊指授規畧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案視要害之地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遥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壘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

梁習晉齊標榜之風日事立學聚徒而無濟實用已為敝俗元魏開國之初頗見雄畧乃習於虛文踵事浮澆亦弗思之甚已

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冬十一月魏營國學

時魏學業大盛燕齊趙魏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乙酉 梁天監四年 魏正始二年 春正月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

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納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在紹興府會稽縣南亦曰東山從何胤受業齊永明中胤棄國子祭酒還東山隱居教授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梁漢中太守夏侯道遷譙國人以郡叛降於魏魏遣將軍邢巒入漢中遂取梁州

初梁夏侯道遷從裴叔業鎮壽陽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王肅使守合肥肅卒道遷奔梁梁以為漢中

太守至是復叛降魏魏以邢巒為鎮西將軍將兵赴之巒至漢中所向摧破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梁遣將軍孔陵等拒魏巒遣統軍王足擊破之陵等退保梓潼足又破之遂進攻涪城大敗梁軍殺其將魯方達等三十九人蜀中大震城戍降者什二三於是巒表請乘勝取蜀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既而以羊祉代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久之奔梁巴西人亦殺魏守將降於梁羊祉字靈祐泰山鉅平人

夏四月梁益州刺史蕭淵藻字靖藝懿之子殺前刺史鄧元起

州民作亂淵藻討平之
梁益州刺史鄧元起乞歸詔以西昌侯淵藻代之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恨之又求其良馬不得愈恚遂因醉殺之而誣以反梁主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梁主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貶為將軍䘏贈元起時益州民焦僧護作亂淵藻乘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如雨下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由是民心大安擊僧護平之

六月梁初立孔子廟

秋七月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濕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水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胡三省注當作高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内大旱踰時民勞物瘁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

年雖大有豈能敘賤如是斗米三十錢或有之目史家紀載失實多未可信即實有之蕃衍何德而致是耶

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冬十月梁遣臨川王宏（字宣達梁主弟）帥師伐魏

宏都督諸軍僕射柳惔（字文通世隆子）為副軍於洛口（注見前）

梁大有年

米斛三十錢

丙戌（梁天監五年魏正始三年）春正月魏邢巒討武興氐滅之置東益州

先是武興王楊集始卒子紹先嗣紹先年幼委事於

其叔集起集義會魏克漢中集起集義恐武興不能

久為外藩乃搧動羣氐推紹先為帝圍魏關城陽平關城

於是魏邢巒遣傅豎眼清河人徙暨陽討之克武興執紹先送洛陽集起集義亡走遂滅其國以為東益州自晉惠帝元康六年楊茂搜始據仇池至是乃滅

三月丙寅朔日食

魏豫州刺史陳伯之叛復歸梁

梁臨川王宏使記室邱遲字希範吳興人為書遺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

廷生狂於管子
魚海富國之說
疑榷政為厲民
觀此弛禁滋弊
民異宮交受其
困可知會貸之

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栢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恨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　伯之得書即於壽陽擁衆歸梁梁以為通直散騎常侍久之死

夏四月魏罷鹽池（在山西解州東安邑縣西）之禁

魏河東郡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魏主即位之初（景明元年）御史中尉甄琛（字思伯中山無極人）上表請弛鹽禁（琛言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取之以時不使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

經未可因任自然矣彭城所謂坐談理高可謂確論

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障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詔下八座（魏置八部以擬八座事具前）議録尚書事彭城王勰等以為宜依常禁（勰等言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税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産惠天地之民也鹽池之禁為日已久今而罷之一行一改法若奕碁參論理要宜如舊式）魏主卒如琛議已而鹽利多為富彊所擅乃還收之入公（景明四年）至是下詔復罷鹽池之禁自此官雖無榷而豪貴之家乘勢占奪近

池之民又輙障吝彊弱相陵遠近滋弊於是髙陽王雍字思穆獻文帝子清河王懌字宣仁孝文帝子等請依先朝之禁仍置官監檢從之明帝神龜元年其後更罷更立迄於西魏孝武帝永熙之世又凡數變云胡三省曰甄琛表池鹽禁通鑑目錄標於景明元年正文則載於正始三年蓋琛議行於景明初年隨格於景明四年至正始三年而復從其議也胡氏之言如此今考魏書宣武紀及甄琛傳俱與胡氏相符因依其次以敘并節採食貨志統紀元魏鹽榷之始末於此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以拒梁師

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諸軍事帥衆

十餘萬以拒梁軍所至以便宜從事已而魏復以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發定冀瀛相幷肆魏置治永安郡今山西忻州是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

五月梁拔魏宿預梁城在鳳陽府壽州東北晉太元中僑立梁郡於此故曰梁城小峴合肥等城

梁右衛率張惠紹拔宿豫北徐州京口為南徐鍾離為北徐刺史昌義之歷陽烏江人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攻小峴未拔出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于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

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請還授甲叡曰魏城足以固守令無故出人于外必其驍勇茍其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乃進擊敗之因急攻城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叡夜堰肥水起鬬艦髙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遂潰俘斬萬餘級于是遷豫州治合肥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嘗乗白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軍至東陵有詔班師叡慮進退輜重居前身乗小輿殿後魏人畏叡威名望之不敢逼是月梁盧江太守裴邃克魏羊石壘卯六月青冀刺史桓和克朐山固

城張惠紹進趣彭城兵不利 東陵在頴州府霍邱縣西北濱淮羊石即殉石固城即五固汪俱見前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

秋九月梁臨川王宏自洛口逃歸諸軍皆潰

宏以介弟將兵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餘年來所未有也前軍既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然之柳惔曰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

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吕僧珍可斬也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見聖主乎議者出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宏不武遺以巾幗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吕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亦自愧嘆請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宏不聽會夜暴風雨軍中大驚宏與數騎逃去將士皆散投棄戈甲塡滿水陸諸軍聞宏已逃亦皆引退宏乘小舟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

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 淵猷淵藻之弟

冬十月魏徵邢巒還遣齊王蕭寶寅與中山王英圍鍾離

梁洛口軍既潰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表言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且鍾離天險必無克理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魏主乃以將軍蕭寶寅代之侍中盧昶素惡巒使中尉崔亮彈巒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元暉暉言于魏主遂不問暉昶恃寵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

鷹侍中畔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選者謂之市曹盧昶字叔達度世從子

丁亥梁天監六年魏正始四年春三月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于鍾離

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于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千人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使其衆負土填塹嚴騎蹙之人未及回以土追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

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必克願少寛假先是梁主詔曹景宗督軍二十萬救鍾離敕景宗頓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俟諸軍至齊發至是復遣韋叡將兵繼進受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注見前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或勸緩行叡曰鍾離鑿穴而處負户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主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塹洲為

城去魏城百餘步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賦布功力也謂計夫之力而布之工作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軍望之奪氣城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叡結車為陳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矢貫大眼右臂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梁主命景宗等豫裝高艦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叡使馮道根等乘艦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

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倏忽俱盡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脱身走大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積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羣帥爭先告捷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梁主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賞各有差魏有司奏英寶寅罪當誅詔免死除名為民

冬十月梁以徐勉為吏部尚書

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

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

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閏月魏尚書令高肇弑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肇弟偃之女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

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秘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

尋卒侍御師王顯字世榮平陽人以醫進用失于療治時人亦以

為承肇之意云

尹起莘發明曰昔趙盾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書

弑高肇既用事大臣一國之事皆出其手如使弑逆

不出于群則必討逆而正其罪令既主名不立則必其爲群也明矣直群書之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也

戊子 梁天監七年 魏永平元年 春正月梁定官品

百官九品爲十八班班多者爲貴十八班最貴一班最下

二月梁置州望郡宗鄉豪

各一人專掌搜薦搜求才能而薦之于上

秋七月魏立貴嬪高氏爲后

高后既立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

秩黜勳臣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下之唯度支尚書

元匡（字扶建陽平幽王之子）與抗衡先造棺置廳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字伯支彭城人）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為馬中尉王顯彈匡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八月梁竟陵公曹景宗卒（諡曰壯）

景宗自救鍾離進爵為公及是卒（景宗之自鍾離還也梁主于華光殿與羣臣宴飲令沈約賦詩景宗不得意甚不平梁主曰卿伎能甚多何必一詩景宗求作不已時韻已盡止餘競病二字景宗操筆立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路傍人何如霍去病梁主嘉歎不

愉之叛雖肇激成然既為亂臣則罪在不赦魏主乃以私恩曲宥之失刑甚矣及高肇陰竊威權設以洩忿又復置之不問謂魏主非木偶可乎

已及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魏京兆王愉（字宣德孝文帝子）反信都魏主遣尚書李平（字雲定崇從弟）討愉執之高肇陰殺愉奏除平名

初愉納于后之妹為妃不愛愛妾李氏生子于后名李氏入宮撻之已而魏主復以愉驕縱不法杖之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既屢辱潛懷愧恨高肇又數譖之愉不勝忿遂詐言高肇弒逆稱帝于信都立李氏為后魏主以尚書李平為都督討之愉出城拒戰屢

敗平進圍之愉知勢窮携李氏及四子突圍出走平追執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詔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高肇陰使人殺之于道肇與王顯素惡李平平既定冀州詔加散騎常侍顯彈平隱截官口（謂藏匿叛黨之應没官者）肇奏除平名

九月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勰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于魏主遂因京兆王愉之反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

信之名䰠與諸王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别所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酒飲之䰠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䰠大言曰寃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謚曰武宣）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肇益甚

魏郢州（魏正始初改南司州曰郢州治義陽）叛三關（注見前）降梁魏遣兵擊

之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趣義陽三關
戍主侯登等以城降梁魏以中山王英京兆王愉反復英封討愉
未發而愉敗將步騎出汝南討之是冬魏懸瓠軍主白早生亦叛魏殺豫州刺史
司馬悅請援于梁梁司州刺史馬仙琕遣兵助之魏
主以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時魏郢豫諸城皆
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中山王英以衆少屢請益
兵弗許英遂與巒共攻懸瓠克之斬早生英乃趣義
陽義陽太守辛祥與郢州刺史婁悅嬰城共守梁將
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
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祥下間之執政賞
遂不行　魏豫州治汝南注見前司馬悅守廣宗楚
之之孫辛祥守
萬福紹先之孫

七十二君金泥玉檢說本荒唐許懋駁之當矣至云凡主不應

己丑梁天監八年魏永平二年 春正月梁主祀南郊

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至是用著作郎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說始服大裘周禮司裘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注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是時有司以鄭注未足為據乃以元繒為之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制曰可又以齋日不樂詔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

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在常州府荊溪縣西南本名離里山吳孫皓封為中嶽更名者梁主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鈎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

封禪則迂辨而害于理豈鐫文告成之事竟有應為之主乎

之通義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疑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于上而臣阿旨于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鄭謂鄭康成鈞命決緯書篇名管夷吾所說見史記 梁主嘉納之因推衍懋議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魏復取三關

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即武陽與地紀勝三關之險大寨嶺為平易大寨嶺即武陽關也 又恐

其幷力于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五統軍之衆）向西關（即平靖）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攻之六日而拔進取廣峴（即黃峴）及西關梁將馬仙琕等皆棄城走梁主使韋叡救仙琕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叡曰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

梁主求成于魏魏主不肯

初魏懸瓠南叛魏主使中書舍人董紹（字興遠新蔡鮦陽人）以

慰諭白早生因之送建康吕僧珍與之言愛其文義言于梁主梁主使謂紹曰令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名見慰勞之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卿宜備申此意夫立君以為民也凡在民上豈可不思此乎紹還言之魏主不從

三月魏侵梁雍州梁州兵擊敗之

·魏荆州刺史元志字猛畧河間公齊之孫將兵七萬攻潺溝在襄

陽縣北　驅迫羣蠻葎蠻悉渡漢水降梁梁雍州刺史吴平侯昺字子昭梁主從父弟納之綱紀州郡上佐謂之綱紀皆以蠻累為邊患不如因此除之昺曰窮来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屏蔽不亦善乎乃受其降使司馬朱思遠擊志于潺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冬十一月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

魏主專志釋典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廷儁諫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未嘗廢書先帝天縱多能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凡在聽矚塵

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内外俱周真俗斯暢矣不納　裴延儁字平子聞喜人

于是佛教盛于洛陽沙門自西域来者三千餘人魏主别為之立永明寺以居之處士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今河南府登封縣有嵩嶽寺即魏閑居寺也隋開皇中更今名　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魏主末年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庚梁天監九年寅魏永平三年　春三月魏子詡生　劉友益曰此志胡后亂魏之始

日干政為
時以為不
氏故事之
可見又與吹
蓋寢食者何異

詡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字世玉安定臨涇人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于諸人奈何愛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有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既而生詡

魏主頻喪子既生詡深加慎護選擇乳保養于別宮

梁主視學

梁主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

子皆入學

冬十月梁行大明歷

先是梁主即位之三年詔定新歷散騎侍郎祖暅（字景爍暅古鄧反）奏其父冲之考古法（具見前）為正歷不可改至是行之

辛卯（梁天監十年魏永平四年）春正月魏元會始用新舞

先是魏詔太常卿劉芳造樂器定舞名（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樂器與經傳不同請更令劉芳依周禮造成

詔可既而芳又上言請更文武二舞之名及鼓吹諸曲詔芳與侍中崔光等參定至是芳等奏所造樂器及文武二舞登歌鼓吹諸曲已成乞集議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三月梁朐山叛降魏夏五月梁遣兵圍朐山冬十二月取之

先是梁以張稷為青冀刺史稷自謂功大賞薄侍宴酒酣怨望形于辭色梁主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為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伐之豈在臣而已梁主捋其須曰張公可畏人乃以為青冀刺史至是琅邪民王萬壽殺

太守據朐山召魏兵魏徐州刺史盧昶遣戍主傅文驥赴之稷遣兵拒之不勝文驥遂據朐山五月梁主遣馬仙琕圍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十二月昶引兵先遁諸軍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墮手足者過半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屍相屬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

壬辰梁天監十一年魏延昌元年

春正月魏以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

為司空

高肇自尚書令為司徒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生平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指不如封生遠矣高綽字僧裕允之子封軌字廣度渤海蓨人

清河王懌有才學文望懲彭城之禍彭城王勰見殺事見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剪之幾盡昔日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簒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録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于魏主

曰減膳録囚乃陛下之事而令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飢民就食北方

冬十月魏立子詡為太子

魏於是始不殺太子之母以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黄𪏆以奉太子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魏主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黄𪏆少師

十一月梁五禮成行之

初齊步兵校尉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表求制一代禮樂

世祖選學士十人修五禮丹陽尹王儉及將軍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相繼掌之經齊末兵火僅有存者梁初

尚書議省之詔曰禮壞樂缺宜以時定於是僕射沈約等奏請以右軍記室明山賓字孝若僧紹之子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佟之卒以鎮北

參議伏暅字元曜曼容子代之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癸巳梁天監十二年　魏延昌二年　春二月梁鬱洲青冀刺史治叛降魏梁討平之

梁青冀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寛弛僚友頗多侵漁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魏遣兵赴之於是魏饑民死者數萬侍中游肇字伯始明根子諫以為朐山濱海卑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為無用方今年饑民困唯宜安静而復勞以軍旅費以糧餉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遣兵未發梁北

王業已成之語實自約發之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者赤章奏辨竟欺天耳然言之者沈約爲之者蕭衍聞之而怒又何爲乎

兗州（治淮陰）刺史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討平之

閏月梁侍中沈約死

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有志台司梁主不用（豫州獻栗大徑寸半梁主奇之與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則羞死梁主聞之怒）梁主有憾於張稷從容與約語及之約曰已往之事何足復論梁主怒而起約懼不覺坐如初及還憑空頓（僵仆也）于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

梁主遣使視疾還白其事大怒譴責數四約益懼遂死有司謚曰文梁主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謚隱侯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没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于城上城不没者二版將佐皆勸崇棄城保北山即八公山崇曰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漢王尊立金隄事見前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脱吾必與此城同没

治中裴絢（叔業兄孫）叛降於梁崇遣從弟神等討執之絢初謂崇已北遷及知崇尚在乃曰吾何面見李公乎投水而死（崇沈深寬厚有方畧得士心在壽陽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

秋八月魏恒（魏置司州治代都平城遷洛後改名恒州）肆二州地震山鳴（注見前）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

甲午 梁天監十三年 魏延昌三年 春二月梁主耕耤田

宋齊耤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

冬十一月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

梁涪人李苗及校尉泰山淳于誕奔魏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魏主信之以高肇為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攻梁益州（游肇諫曰今頻年水旱不宜勞役蜀地險隘鎮戍無隙豈得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不從）

梁築淮堰

魏降人王足（王足奔梁事具前）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梁主以為然（將軍祖暅水工陳承伯相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功不可就不聽）發徐

揚民築之（民率二十户取五丁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假康絢都督諸軍并護堰作南起浮山（在今泗州盱眙縣西寰宇記山下有穴淮水泛溢其穴即高水減復低有似山浮故名）北抵巉石（山名在泗州五河縣東水經注淮水東逕浮山對巉北石即此）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明年夏堰成而復潰更築之（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鐵數千萬斤沉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木石俱盡負者肩穿疫死大半是冬大寒淮泗皆冰堰卒凍死者什七八）又明年四月堰乃成（堰長九里下廣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湫東注

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懼開鑿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五丈開渠北注水猶不減魏軍乃還梵與湫通水溝也

乙未梁天監十四年魏延昌四年春正月魏主恪殂太子詡立是為魏孝明帝

魏主有疾殂於式乾殿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葬景陵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字思賢烈之子詹事王顯庶子侯剛字乾之洛陽人迎太子詡于東宮即位顯欲須明即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于是請太子止哭立于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奏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御太極殿即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稽首

呼萬歲明日乃大赦悉召還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孝文帝子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引漢趙熹故事事具前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侯剛剛言於崔光于忠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中給事宦官也劉騰譙郡人魏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

國事

于忠與門下門下省侍中等官居之議以魏主幼未能親政宜

使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酣飲陽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至是肇方督兵在外故于忠議用之奏皇后請即敕授王顯素有寵于世宗恃勢使威為衆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乃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録尚書事顯與高猛肇兄子同為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于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已聽于二王中外悦服

二月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承變憂懼及還入哭盡

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壯士於省下俟肇入搤

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

魏尊貴嬪胡氏為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為尼

秋八月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字文遠叔業兄子

免太保高陽王雍遣就第

魏于忠既居門下又總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

尚書裴植自謂入門不後王肅而朝廷處之不高常快快及為尚書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祚冐進不已與植俱惡于忠專横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寃憤

魏尊太妃胡氏為太妃以元乂字伯儁江陽王繼之子為散騎侍郎乂妻胡氏為女侍中

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衛尉劉騰為太僕侯剛為侍

中初江陽王繼以罪奪爵其子乂娶胡氏太后妹也至是復繼本封乂為通直散騎侍郎乂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

九月魏太后稱制以于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任城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

魏太后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為冀州刺史司空澄領尚書事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政事皆手筆自

決司空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梁據魏西硤石硤石注見前西硤石在淮水之西岸者魏遣將軍崔亮攻之

梁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兵拒守已而魏假崔亮鎮南將軍攻西硤石久之不下明年正月乃克之崔亮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使尚書李平持節督諸軍進攻梁遣將軍昌義之泝淮西救魏將軍崔延伯夾淮為營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為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

從來患得患失之鄙夫不患其不學正患有學以濟其私耳光前引漢趙熹事栽抑廣平是矣及胡后欲攝祭乃曲引和熹以為貢媚之具真可云無所不至

攻克硤石外城祖悅出降斬之平遂進攻浮山堰崔亮遣平節度以疾請還魏師乃退　崔延伯博陵安平人

冬十二月魏太后攝行祭事

太后以魏主幼未能祭欲代行事禮官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事具前以對太后大悅從之

丙申梁天監十五年魏肅宗孝明帝詡熙平元年　春二月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

魏侍中侯剛本出寒微以善烹調為嘗食典御魏官掌調和御食世宗晏駕有德於太后事見前遂由侍中進爵為公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至是以掠殺羽林為中尉元匡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謂不引伏也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户三百解嘗食典御剛自太和進食為典御垂三十

年至此始解頗為失意

夏四月梁圍魏武興魏郡為東益州治楊氏故地也注見前秋七月魏擊敗之

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陽平王熙之曾孫素無治幹加以貪殘萌民任令宗因衆心之怨殺魏晉壽此為東晉壽郡魏於此置益州故城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又有西晉壽晉郡後周廢故城在今保寧府昭化縣太守以城降梁梁益州刺史鄱陽王恢字宏達梁主弟遣太守張齊字子響馮翊人將兵迎之法僧遣其子景隆拒齊齊與

戰於葭萌大破之遂圍武興法僧境内皆叛唯武興一城僅存上表告急於魏魏以傅豎眼為益州刺史救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張齊退保白水漢縣隋省故城在今昭化縣已出侵葭萌豎眼擊敗之齊引還於是葭萌通鑑作東益州今依梁書張齊傳輯復沒於魏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之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城中水絕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悉以雜器儲之人心益固梁兵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

九月梁淮堰壞

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都督勒衆攻之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既而果然

冬魏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注見前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甚為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所轄反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復高十丈每夜靜鈴鐸聲聞十

里佛殿僧房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刺史李崇表言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大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型萬國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鐫琢之勞因農之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豈不休哉太后不能用

柔然大破高車殺其王彌俄突

先是高車敗柔然於蒲類海注見前殺佗汗可汗其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言彰制也醜奴壯健善用兵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殺其王彌俄突漆其頭

以為飲器鄰國叛去者皆擊滅之其國復彊於是遣使請和於魏用敵國之禮魏主引見使者責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倫表言宜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不當使王人銜命遠辱國體不從　張倫字天念白澤之子

丁酉　梁天監十六年　魏熙平二年　春正月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偽者罪之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鑪銅必精鍊無得殽雜世宗又鑄五銖錢禁不依準式者旣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

不通任城王澄上言曰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不免饑寒之苦乞下諸方州鎮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雞眼鐶鑿及盜鑄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己而崔亮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於是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

夏四月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為之於是朝野

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蒭詔以餅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戊戌梁天監十七年魏神龜元年 夏四月魏司徒胡國珍卒追號太上秦公

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葬以殊禮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 諫議大夫張普惠以為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上疏陳之左右莫敢為通會胡氏穿壙遇石普惠乃密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令尊司徒

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比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普惠應機辯析無能屈者太后不從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稱令以繫敕下謂繫太后令字於皇帝敕字下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由是魏主始月一陛見羣臣

五月梁司徒臨川王宏有罪免尋復其位

既知愛宏為私情免宏為正法則當洛口逓歸之日即當明正其罪而姑以不死貸之可矣何待妾弟殺人始為免官且旋免旋復幾同兒戲矛至屋積金錢千億餘萬雖非兵仗貪黷亦甚矣乃不聞一言責讓而曰生計大可是其本心止慮其奪位耳

梁臨川王宏妾弟殺人匿於宏府梁主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御史臺曰南臺亦曰南司奏免宏官梁主泣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梁主輒赦之及是竟免宏官宏後堂有庫屋垂百間關籥甚嚴或疑是鎧仗者密以聞他日梁主送盛饌與宏就飲半酣後徑往後堂檢視每屋錢百萬為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餘悉貯絹布漆蠟等物屋皆滿梁主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生計大可乃更劇飲至夜而還

未幾復以宏行司徒

無其事則一切不問卑鄙情態不堪一喙以是為友愛可乎

秋九月魏太后胡氏弒其故太后高氏

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高太后當之既而暴卒以尼禮葬之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邱（華言乞士僧也）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在西寧府邊外西唐書地理志鄯城有石堡城西二十里至赤嶺即此）乃出魏境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通考比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得佛書百七十部而還

仲瑀排抑武人固失持平之道然以宿衛禁旅敢於藉端作亂賊殺大臣尚可輕貸乎顧不加窮治復蘇八選依資遷惟姑息養奸宄使畏葸釀禍致高歡輩從而生心元魏紀綱於是不振

己亥梁天監十八年魏神龜二年 春二月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量也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羽林虎賁作亂立榜大巷刻期會集近千人至尚書省詬罵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殺彝焚其第賊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仲瑀兄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

依資入選時懷朔鎮函使函奏往來之使高歡字賀六渾勃海蓨人曾祖湖燕太守弁魏祖謚魏御史坐法徙懷朔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俗歡家貧執役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馬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資以給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司馬子如字遵業溫人從雲中劉貴秀容陽曲人賈顯智中山無極人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侯景字萬景朔方人尉景秦置尉侯官因以為氏景字士真善無人蔡儁廣寧石門人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胡三省曰

高歡事
始此

魏以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魏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崔亮為吏部尚書奏立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沉滞者稱其能洛陽令薛琡魏西方叱干氏後改為薛氏琡代人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已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

卿議事亦寢時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十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材行空辨姓氏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亮以古今不同時宜須異為書復之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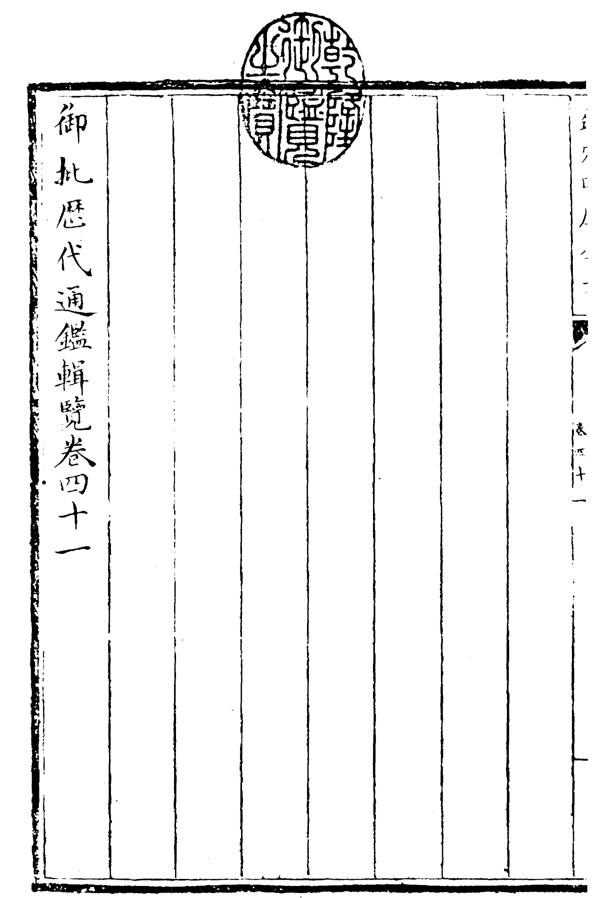
魏減百官祿

初魏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及魏主即位于忠秉政復之至是又減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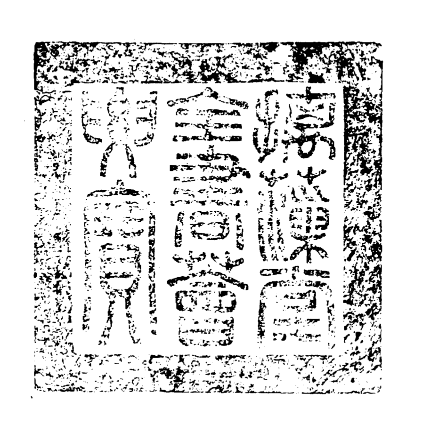
行賞自有常經使百官稱力自取以至負多顛仆冠裳可謂掃地光為大臣不聞一言諫正僅知以少取示異非五十步笑百步而何

市以致南貨至熙平神龜間府庫盈溢太后嘗至絹藏命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或過重顛仆於地崔光止取二匹衆皆愧之時宗室權倖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冠一國河間王琛與之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牕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宴會酒器有水精峯瑪瑙椀赤玉巵皆中國所無嘗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胡太后建寺無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敝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表言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不能用

河間王琛字曇寶文成帝孫祿力祿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一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